



校工马随尘

□刘向阳

吊环、单双杠、旋转按摩盘、乒乓球台等设施一应俱全，教室改成了棋牌室、阅览室、电教室，空地栽花种草，芳香扑鼻。

马随尘边走边看，像在寻找遗忘的东西。他佝偻着腰，与几个老人寒暄一番，然后踱到大门口。距门前五百多米有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玉龙一样伸向远方。远山白云飘浮，阳光洒在大门上方，“画岭老人活动中心”的牌匾熠熠闪光，马随尘久久地凝视着……

三十多年前，马随尘青春年少，四季粗缯大布，他那天也是站在这里等一个人。学校土砖破瓦，下雨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敲打半截铁轨就是铃声。校长安排马随尘盯着灰茫茫的公路，迎接城里来的罗老师。约莫半小时后一辆中巴车“嘎啞”刹住，丢下一个女子，裹一团灰雾遁去。

马随尘喜滋滋地迎上去，接过罗老师的行李。他没想到她如此秀美。

罗老师喊马随尘“老师”，马随尘搔搔后脑勺，更正道：“我不是老师，是校工。”罗老师瞥他一眼，莞尔笑了。马随尘亦笑，憨憨地。

罗老师从优渥的城里来到偏远的画岭，新鲜与好奇过后一切变得乏味无聊。好在马随尘殷勤备至，随时听候差遣，聊以消磨贫瘠的光阴。曾有男教

员靓靓罗老师貌美，想方设法接近她，幸有马随尘陪伴左右。

马随尘老家镶嵌在画岭大山深处，父母年老多病，三个姐姐皆出嫁，全靠他伐薪烧炭换米油盐，二十好几了还没对象。有一次，马随尘给学校送木炭，看见食堂师傅吃力地搬饭甑，立马上前帮忙抬炉灶，拾掇厨房。师傅念其勤快，就向校长推荐他来食堂做杂工，管食宿。

画岭学校一共五个班，六个自然村的孩子，食堂需要马随尘这样的年轻人。马随尘每天煮饭炒菜搞卫生，闲时翻土除草，弄弄瓜棚，新鲜蔬菜四季不断。校长特别赏识，多方奔走呼号，帮他“转正”吃了皇粮。他很高兴地成了一名正式校工，每月工资十多块钱，福利待遇好，比普通农民强多了。

“中秋节发糖果、月饼，春节领水果、鱼肉……”想到这里，马随尘咽了口唾沫。马路上车来车往，高速公路横穿山岭，一架飞机直插万里云霄。人生变化太大了，时代发展太快了，简直是翻天覆地的。

山里汉子摇身一变成校工，高兴之余，马随尘着急想找另一半，恰巧罗老师出现了。刚开始，马随尘还有些自卑。城乡差异让他畏首畏尾，不敢

大胆表白。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颗心慢慢靠拢了，他们走到了一起。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飞琼，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如果好日子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该有多好啊。可天不遂人愿，飞琼五岁那年，罗老师拿到了中级职称，半年后返城任教，后来被提拔为教导主任。她曾回画岭接飞琼，马随尘送至路边，脑海里倏忽闪过她刚来时的画面，忍不住别过脸去。飞琼啼哭着不跟她走，留在马随尘身边，这给了他莫大的慰藉。

画岭学校鼎盛时期设有初中部，拆除旧房建教学楼、教工宿舍，扩建食堂，聘请厨师、帮工，马随尘负责管理。他亲自采购食材，讲究荤素搭配，食堂卫生干净整洁。有的家长在外打工，没及时给孩子送大米，马随尘想办法补上；哪个男孩儿交不起伙食费，一日三餐开水泡饭，马随尘很是心疼，就把自己碗里的菜给他；哪个女孩儿路途遥远，往返困难，马随尘让飞琼邀她作伴，吃住玩耍在一起……

后来，学校初中部搬至乡中学，只留小学四个班。马随尘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心情却很沉重，时常怅望着校门上方那面红旗发呆。

那年九月，马随尘光荣退

休，每月工资三千多元。飞琼考上师范大学，毕业后选择回校任教。农村孩子大都去了城里读书，回乡教书无异于逆风飞扬，前途渺茫，马随尘持反对态度。但飞琼有她的主见和想法，马随尘无法改变。

四个班的学生不足六十人，煮饭阿姨留不住，她是临时工，薪水低廉，不如进城当保姆。马随尘见不得学生挨饿，重新操起了锅铲饭勺。老师们都走了，只有飞琼苦撑着每日与孩子打成一片，这让马随尘感到稍许心安。

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暖花开，当撤校的红头文件下达时，飞琼和孩子们哭成了泪人。随后，她带着二十多个孩子转学至乡中心小学，开启新生活。

马随尘又“失业”了。他经常到食堂、教室、操场溜达，摸摸灶具、课桌、篮球架，不免唏嘘嗟叹。此后，村里修整校园，添置设施设备，把学校打造成了老年人活动中心，钥匙交马随尘手里，兼打扫卫生。

中午时分，老人们陆续走出活动室，马随尘也要去做饭了。刚抬腿，一眼瞥见门垛上的旗杆，光秃秃地矗立在风中。“那面高扬的旗帜呢？可不能丢了！”马随尘想了一会儿，拍一拍脑袋喃喃自语地进去了。

“瞧我这记性，红旗交给飞琼了啊。”



站在冬天里守望春天

□文雪梅

送儿子去上学已经成了习惯，这个周末却显得格外犹豫。想起最近身边不断出现的“小洋(阳)人”，为了安全起见，我打算不让儿子去学校了。可是，家长群里，其他人都买车票了，儿子也说：“妈，你放心吧，我想去学校上课呢！”

我也一时没有了主意，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学习，最后和家人商量后还是决定送儿子去学校。当我们到车站时，要乘坐的定制班车前早已站满了家长。不用说，都齐刷刷地戴着口罩，包裹得严严实实，没有了往日叽叽喳喳说话的情景。

儿子拿的东西除了书包外，还有一箱牛奶。我准备将牛奶提上班车，这时，儿子回过头来对我说：“妈，车上都是同学，你不要上去啦！”我知道，非常时期，人人做好防护那是自然的，儿子怕其他同学有想法。于是，我笑笑回答：“没事的，妈昨天做核酸了，好着呢！”说完，我便将那箱牛奶提上了车。

想不到，能坐二三十人的大巴车上孩子们基本都坐满了，好在后面还有两三个空位。就这样安顿好后，我准备下车时回头小声告诉儿子：“到学校了给妈打个电话。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戴好口罩，切记！”猛然间，发现我怎么变得这样唠唠叨叨了。其实，我和所有家长一样，虽有万般不舍、千种牵挂，但为了孩子的明天，不得不让孩子回到课堂。

看看时间，距离发车还有几分钟，后面陆陆续续还有学生赶过来。在站台送儿子的间隙，我和几位家长有一句没一句闲聊起来。话题自然是围绕疫情防控和孩子们了，有人说给孩子拿了盐，让用淡盐水漱口。有人说给孩子备了很多药，当我说起给孩子装了瓶酒精消毒水时，一位家长忽然说：“糟了，我忘了给我儿子拿了，这怎么办？”“看，前面就是药店啊，去买，跟上！”人群中，不知谁用手指了指离我们不远的一家大药房。

只见那位家长忙不迭地，一路小跑过去给他儿子买酒精了。我知道，那位家长是县上某高中老师，他的儿子不但长得帅气且学习非常优秀，即使去市里上学，也是不折不扣的学霸，每次送孩子时，他多是和爱人一起来的。

过了一会，那位家长拿着一小瓶酒精消毒水，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幸好我跑得快，车还没开走！”眼尖的司机师傅看见后，将头探出窗外朝他喊：“给我，你不要上来了，车马上就要走了！”但作为父亲，他只有给儿子送消毒水的念头，哪能听见别人的话啊。只见，身体微胖的他径直挤上了车，亲手将小瓶子交给他的儿子。透过玻璃窗，可以清晰看见他还给孩子叮嘱着什么。

“这位家长，马上开车了，请您下车！”看来，司机师傅明显不高兴了。他笑着说：“马上下车！”隔着口罩，我可以看见他脸上的笑容有多么卑微，但这卑微低到尘埃里去都仿佛毫不在乎。看着他，我感慨万千，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呢？担心孩子去学校会出现交叉感染；担心孩子不长心眼，如果出现症状了不知道吃什么药；担心自己给带的药不够；担心孩子万一药吃多了，导致严重后果怎么办？总之，我们有一万个放心不下。

汽车缓缓启动，儿子像往常一样向我挥挥手，示意让我回家。可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心里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回家的路上，太阳出来了，世界瞬间有了暖意。我不经意间发现，冰雪覆盖的花丛中一抹新绿依稀可见。站在寒冷的冬日里，守望明媚的春天，遥想那桃红柳绿的浪漫，真心期盼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人间皆安。



一壶风月

□任随平

风月雅致，娟静，一壶好茶就是一壶好风月，一壶佳酿亦是一壶好风月，好风月婷婷婀娜，有静气，有灵气，落在胸中，有“荡胸生层云”的跌宕与气韵。

闲来独居，总喜欢一壶好茶相伴。

茶室喝茶，有雅气，却少了静气，总觉得有一份陌生感，就像书家离开了自家的那一方案台，挥毫起来总觉得少了一份洒脱与率性。喝茶亦是，自家的居室留出一方来，不要豪华的装饰，不要名贵的装点，只那么一方天地，有了烟火，有了茶香，便是一处好居处，风月自来。周敦颐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茶室，雅

静即好。要不周作人怎么说喝茶应当在瓦屋纸窗之下，一壶好茶可抵得十年的尘梦。我喜欢乡居，亦喜欢瓦屋纸窗的茶气。

青青瓦舍，仿若一块块陈年的砖茶，有茶香气。那晨间散发着草木清香的炊烟，是从青青瓦舍间生长出来的灵气，带着锅碗瓢盆的叮当声，袅袅娜娜，顺着杨树的枝丫缭绕着，弥散着，悠悠然，寂寂然，若是氤氲氤氲的茶香气。三五声鸟鸣，猛然间从瓦檐前滴落下来，清清凉凉，这景致，正好起身提壶烧水，沏一壶好茶。好茶还得好水。

好水从陆羽的《茶经》中流淌而来，汨汨几千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即便就是这被称

之为“下”的井水相比于自来水而言，当是烧茶的好水。乡间多山，山间多清泉，有泉自有井，井水经山石之滤净，清凉澄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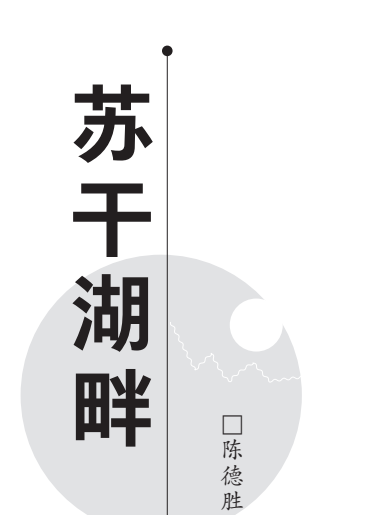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日子里，井水轻辘轳吱吱扭扭打上来，这吱吱扭扭的木之声一如鸟声落进水桶中，这井水则更显清凉与宁静，取这样的水烧茶，自是一份怡然的消受。近日复读《红楼梦》，便知妙玉取冬日梅花上的净雪，窖藏三年化水泡茶，以为为上水，今人无人尝试。我却独喜这山间的井水，若是在炎夏时日，以瓦罐盛之置于檐下，没多少时分便见瓦罐的外部挂着清亮亮的水珠，仿若珍珠，取一壶置于柴炉之上待开，泡一杯上好的龙井，自是清芬迷

人。泡龙井还是素净的瓷盏为上，注水，投茶，茶叶在沸水中翻腾跌宕，茶汤鲜绿透亮，盈盈一握，凑近鼻息深嗅一气，茶香浓郁，仰脖，茶香随着茶水跌入喉管，馨香弥散，五脏六腑间便充盈着浓烈的茶香，整个人随之通透起来。龙井喝三开为宜，一开浓香，二开淡雅，三开余香犹在，及至之后便只有寡淡了。茶毕，将这瓷盏置于杏木桌上，便见素净的瓷盏内壁还挂着椭圆的余汤，清凉可人，心中便自然生出几分欣喜。

在乡间喝茶，不止一盞，除却龙井，猴魁毛峰铁观音，毛尖瓜片大红袍，凡是茶罐中藏着的，必是会喝过两三壶方可。尤其是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刻，茶汤是一剂好汤药，滋润彼此的肺腑。何况，“茶”字本就是人行草木之间，清香自在，风月独好。

其实，世间好风月不止一壶好茶，一壶好酒，一壶窖藏多年的念想亦是一壶好风月，一本好书，一句好文字，一段挂牵经年的往事都是一壶好风月。

鲁迅说，好风月谈。起身，一轮新月初升，不亦是一轮绝好的风月吗？



苏干湖畔

□陈德胜

在全国三个哈萨克族自治县之一的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苏干湖畔，宽广的海子草原上每天都有炊烟伴随太阳从毡房里升起又飘散。晨光下的牧民重复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享受着不一样的欢乐和美好。

晨光微露，挤羊奶归来的女主人精心熬煮奶茶，浓浓的奶香从毡房飘散到整个海子草原，放牧歇息的男人们纵马归来。这时候，太阳已经离开地平线，海子草原从沉睡中清醒过来，空气中满是甜滋滋的奶香味和醉人心脾的青草味。

哈萨克族牧民在挤羊奶之前，先要让羊羔吸一阵母羊的奶。小羊羔贪婪有力的吮吸，使沉积了一夜的乳汁活跃起来，被激活的羊乳房生动饱满，挤乳汁也会更加顺畅，随着哈萨克族妇女富有弹性的双手上下舞动，洁白的乳汁交替着流进桶里。

清晨的苏干湖畔气温很低，勤劳的哈萨克族妇女一边干活一边说笑嬉闹，使静谧的海子草

原有了生机和活力。男人们外出放牧，女人们则留在毡房挤奶、打酥油、熬酸奶。她们为什么这么忙呢？在牛羊冬迁进入深山牧场的两个月以及严寒的冬春季，人们是吃不到羊奶的。为保证刚下的牛犊、小羊羔能安全度过冬春的寒冷与饥荒，牛羊乳首先要满足这些脆弱的小生命。因此，牧民必须靠成品奶和夏秋季提炼储存的酥油、奶疙瘩、奶豆腐调剂生活。

随着退牧还草和一系列惠民富民政策的实施，牧民的收入也多了起来，如蜜的生活使他们心里乐开了花。居有定所，病有可医，老有所依，社会安定，各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同时，快节奏的生活也来到了海子草原。摩托车代替了骑马游牧，牛羊奶分离器比传统打酥油的方法方便、省力。但苏干湖畔的大多数牧民仍然雇工放牧，依旧延续着古朴厚重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像古老的歌谣朴实儒雅，像广袤的草原平静透明，像如诗的画卷多彩绚丽。每次来海子草原，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享受到绿色食品，感悟到大自然的美好，与自然交流感情的过程自由、轻松、愉快、舒畅。

湖光闪耀，白云浮动，白天鹅鸣叫。夏天的下午无忧无虑，茫茫海子草原显露出更具高原风格的恬静和温馨。苏干湖畔的毡房冒着缕缕炊烟，勤劳的哈萨克族妇女沐浴着高原的阳光晾晒羊毛、翻晒牛粪，闲下来就坐在门前的草地上，眯着眼睛看孩子们玩耍，给身心放一个小小的假。打破海子草原宁静的是阵阵雁鸣，以及牦牛浑厚的吼叫、绵羊啃食嫩草的颤音。这让人愉悦的音符此起彼伏，牧民喜笑颜开，心满意足。

羊毛已经剪过一段时间，新长出来的毛让每一只羊更加洁白、年轻、漂亮。此时，它们吃饱了肚子，高声歌唱，翻过当金山，涌向海子草原。海子草原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壮观，成千上万的马牛羊布满翠绿的湿地草原，大团大团的白云从阿尔金山峰拥而来，像是在为牧归的马牛羊送行。斜阳照射，白色的羊、黑色的牛、五彩的骏马不断飘移，海子草原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暮色中，马牛羊成群结队返回各自的家。这时候，女主人又忙碌起来，她们把母牛和牛犊拴在绳栏上，把羊赶进羊圈，把晒干的牛粪收拢起来，然后挤最后一次牛奶，烧茶、做饭。随着毡房再度升起的袅袅炊烟，晚饭后，这是一天中全家人围坐一起最幸福的时刻。除了必不可少的奶茶，还有一锅地道的手抓肉，再配上一盘裤带面。牧民用来做饭和吃饭的时间比城里人少，也不费神琢磨该增加什么营养，配什么蔬菜。他们钟情奶茶和酥油，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高兴起来就放开歌喉，唱出对生活对草原和高山的爱，跳起黑走马，抒发对勇士对自然的敬重。晚饭结束后，附近的牧民欢聚在哈萨克毡房，围坐在篝火边，弹起心爱的冬不拉，唱起阿肯依特斯，讲述优美的传说和美好的生活。

海子草原在甜美的夜色中悄然入睡，苏干湖畔再次归于平静。生活似曾相识，日子循环往复。对牧民来说，草原上的生活是平淡的，但并不乏味。是辛苦，但并不痛苦。每天晚上，他们都期望做个好梦，让心儿像海子草原上的花和苏干湖中的白天鹅，自由呼吸，轻松自在。



雪降秦岭

□杨广虎

一场雪就这样悄然降临了。昨天还是晴空万里，老天爷说变脸就变脸，一夜之间，万里秦岭，白雪皑皑，目光所至，一片茫茫；房檐上挂着冰柱，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融化。

路上已经结冰，人走在上面晃悠悠；看雪景的人不少，道路危险，开车打滑，车开不进深山，就把车放到环山路上，互相拉着，一步一步走进秦岭雪海，感受着大自然给予人们的快乐和风景，任何力量难以阻止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

我拿起扫帚和铁锹，准备给赏雪的人们扫出一条小道。在秦岭生活了二十多年，深知大山的“脾气”，这样大的雪，一时半会儿很难融化，先扫出一条小路，让人踩踏，慢慢融化，再清扫干净，以免再次结冰。

雪，依旧在下，落在人的衣服上、脸上，轻柔柔的，似乎没有筋骨，这大自然的精灵，俏皮地安抚着你的心灵。银装素裹、粉妆玉砌，尽情装扮着美丽的大地。降在地上的雪，软绵绵的，我双手举起，圣物一般，洁白的雪呀，让我左看看，右看看，不忍心它在我手中融化，轻轻地又放到地上。

秦岭碧空，非常开阔；大山安静，鸟兽无声。一夜的雪，“坐”住了。整个秦岭宛如山水画卷，白色一片，或浅或深，偶尔，山谷中一阵寒风搅动起万丈雪花，如巨龙狂舞，欢庆冬季。我喜欢秦岭轻盈的雪花，饱含水分，滋润万物。不像黄土高原上的雪，手一捻，干面儿。这一场瑞雪降临太及时了，人们期望随着一场雪的降临，病毒全部被消灭！

我大口地呼吸着，虽然空气非常寒冷，但很清新，有着草木的本香味道。雪在下，涓涓溪流流淌的声音可以听到，如果你仔细听，还可以听到动物冬眠轻微的呼吸声，这就是大自然的童话世界。

朋友进山来看我，提酒拿菜，要一起爬爬山。深山的雪很厚，还有龙卷风吹在山沟中堆积

的“雪坑”，不小心就会陷入其中。不想让朋友扫兴，爬山也可以锻炼锻炼，我拿一两米多长的树枝为杖，如同“盲人探路”，一点一点往山上走。越往上走，风景越美也越冷，山中气温估计在零下八九度，雪花“坐”在树上、山涧，冰冻成各种雕塑，在逆光下有一种立体的自然美。我们喝着烧酒，赏着美景，唱着歌曲，热血沸腾，激情四射，仿佛又回到青春时代。

那时我们很纯很年轻，就像这雪花，没有“心”；那时我们很纯很干净，就像这雪花，洁白无瑕，来不得半点伤害。

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雪太厚了，不敢再往前走了，虽然“无限风光在险峰”，但要安全，留点遗憾也无妨，人生么，哪能非常圆满。在我的劝说下，朋友和我返回。

山下，已有人领着小朋友赏雪、嬉雪，打雪仗了。寂寞的秦岭有声音了，大山的安静暂时被打破了，小孩子摇动着小树，雪花绽放，落到他们的头上、脸上、脖子上，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山谷中，一场雪后，冬季之后，草木萌发的春季就要来临了！

雪降秦岭，这是大自然的恩赐！雪，这大自然的精灵，是对冬季最好的问候！庄严肃立的秦岭，因雪而显得伟岸俊逸，因雪，而深藏万般柔情！

朋友有心，还带了好茶，和我在房间里“围炉煮茶”，窗外大雪飞舞，屋内暖意融融；我们谈着青春往事，谈着秦岭逸事，神秘的秦岭在我们的包裹下，巍然屹立。我们却因一场大雪的降临，也“坐”在一起，那些忙碌的身影成为了昨日的记忆，模模糊糊。